

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早上八時，電話聲響，朋友告訴我佳視倒閉了；我唯唯諾諾，倒頭再睡。

八時半，一位編劇同事來電，說電視台倒閉了，我不得相信，起身返公司看看，電視台倒閉是全世界所罕見，真稀奇。

等了很久巴士才回到廣播道，微雨紛紛，台門口站了好幾十個職員，娟娟、官仔祥、肥妹華都在一起，說進不得去，準備拉隊到慶相逢。這時剛好碰到虧佬，於是大家一起轉回去創作組看一看。

心中正盤旋創作組是否有變，怎料門禁大開，內有幾名陌生男子，類似看更之類。我和虧佬急急收拾個人細軟，然眼見大好河山慘變，心有不忍；於是四週逡巡，走近窗前，那瓦盆垂掛着綠色對生小葉子的盆栽竟不知所踪，那盆栽是我第一次踏足碧麗閣最亮眼的生物；不知是那一位雅人如此手快。這件事使我想起在大學唸書時的情況，那時住在宿舍，晚上最喜歡到黃麗松校長的後花園摘蕃茄，捧走那一盆盆就要開花的盆栽；唉，想得太遠了……

我和虧佬走入圖書館，虧佬說這麼多書，任其封塵，總是可惜，但最好的書籍早就沒有了，金庸的作品已全部不知所踪，我拿了三大冊老夫子，五年來的香港年報，放在自己的格子上；那幾個男人問：「書是你自己的嗎？」我說：「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」原來那幾個人是「公仔書」的編輯，既然是同工，大家心裏有數，虧佬說，「公司橫掂執笠，個的書等係度有七用嘅，不如大家拾番屋企溫習，等公司第日再開門，先至挽返嚟還喇。」於是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……

除了眼看到的文具之外，我比較喜歡抬上的一只大烟灰缸，但他們都說是下價貨，我於是沒有多大理會，虧佬最喜歡那一座打字機，心裏嘖嘖咕嚕，可是又沒有膽色抬走它，依依戀戀，臨出大門時，他捏了一座長臂猿釘書機，後來我才知道價值八百多元。

手捧一大紙箱書籍、文具，截了的士回家；然後再搭巴士回電視台，打算與同事共進最後的午餐。

電視台仍然重門深鎖，十一點幾，站在門外的職工已疏疏落落；我不得轉回創作組。創作組今回由鉄將軍把關，心想事必不諧。經過一番努力拍門後，結果裏面有同事來應聲，我裝扮成第一次回來的樣子，左看看、右看看，「公仔書」檔攤的人都走光了。電視房的彩色電視機和錄影機已經連插蘇掣都拔起，只爭在未走出大門口；劇本審閱的房間亂過亂葬崗，抽屜抽出，紙張四播，簡直是風雲色變。走出大廳，原先開門的小琳已在蒐集文房用具，裝得一大紙箱還要滿；我一邊影印文章，一邊也學她收集文具，足足有半紙箱之多。小琳還提醒我要多拿一些書回去讀，好好用功。

臨出門口前，我還是懷念那只白裡透明的大圓盆煙灰缸，小琳會意地說；那是純玻璃造的，要好幾百塊錢呢。她既然這樣子說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得拿它走好了。

記得讀大學的時候，每逢學生會幹事大選之後，或學生報大選之後，敗落的當權派實行焦土政策，寸草不留。想不到這一種大學生知識份子的小資產資級惡習，居然放諸電視台的文化部門，還是一樣皆準的。

不過，大資本家過癮的是為名，可以隨意玩兩手，不喜歡又可以立刻「劈炮」走頭；小職員圖的只是一把膠尺，一把剪刀，一只釘書機，一疊原稿紙，……相差實在太遠太遠了。

隔了半天，方從娛樂版上讀到：賜官惜花，手捧一盆綠色植物跑在廣播道上，賜官亦誠不愧雅人也。

佳視劫後英雄傳

綵
夢

